

王德

與他的「都市二胡音樂」

作為生在音樂世家的一名徹頭徹尾的「藝二代」，有個二胡大師爸爸（王國潼），王德似乎理應對別的行业有些天然的好奇與叛逆，彷彿基因中就與這把琴有骨子中的感情，但他沒有因為是大師的後代而有優待，反而是受到更嚴苛的要求，他是從一次又一次參加比賽，日與夜的苦練，一分一分成績累積成今天的地位。「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，我從未對別的東西感興趣，從小便沉醉音樂，儘管少年時期受壓抑，都沒有改變對演奏二胡，創作樂曲的熱愛。」通過數十年的實踐，他已經形成自己的一個體系風格「都市二胡音樂」。

採訪：胡茜、焯羚

說起二胡，大抵總會有一個淒淒涼涼的印象：瘦骨伶仃的盲眼老人坐在寒風中中期艾艾地拉着扁平的調子，不是每位二胡演奏家都是架着黑眼鏡的阿炳，曲目也不只是《二泉映月》，新一代二胡音樂演奏家形象可以很時尚，二胡音樂可以很輕快很有生活氣息，王德創作的二胡音樂就是很具都市氣息，所以王德想負起使命——推翻既有的刻板印象，重建二胡音樂的標籤；希望用二胡傳遞城市人的情感、文化、信息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他音樂的精神……

形成二胡新派系

「都市二胡音樂」從廣義和字面上解釋是指，具有都市文化格調的二胡音樂，「都市二胡音樂」與都市文化的邏輯關係大致是：都市文化包含都市音樂，都市二胡音樂是音樂的分支，「都市二胡音樂」屬於都市文化是毫無疑問的。

王德演奏出來的二胡音樂有「都市風格與韻味」的特色，而被相關學者認定是對二胡音樂的創新，並冠之以「都市二胡音樂」這個名稱。王德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二胡音樂藝術風格是因為他：路子正、功夫深、演奏技能高，藝術視野廣；在繼承了父親琴藝特色外，又有自己的個性與特點。

在音樂這條路上，王德絕對可以稱為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，是個音樂界的「富二代」，這個「富」不是指金錢，而是其基因，其豐富的音樂素養，豐富的經歷，他和許多領域、地區的音樂家們有過合作，音樂會舉辦的場數也不勝枚舉。他不想局限眼下的成就，他還在不停歇地向前走着。

簡單的東西往往最難做到極致，二胡恐怕便是能渾渾然釋這句話的一種弦索：通體只有兩根弦，手指按上去又是懸空的，音律不好找準，拉出變幻無窮的音調時既要柔又不能失了真。

「很多音樂是技術中提取的『效果』，並不是說不好，但音樂本身的旋律不能被忽視，這是這門藝術的根基。技術是要為藝術服務的，不能本末倒置。現在有很多人做音樂，比較重視自己在演奏上的技巧，但是忽略了顧及聽者的思想和情感。」王德說到這裡，非常慨歎。他覺得所謂的高明技巧並不那麼重要：「現在的很多音樂、樂曲只適合音樂家，並不大眾。其實，音樂的意義不是炫技，藝術並不高人一等。」



■王德介紹都市二胡的概念。



■王德與父親王國潼希望藉與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的交流音樂會，讓更多人認識中樂之美。



■音樂會結合二胡與舞蹈。

二胡大師劉天華對王德的影響很大，是他自小的學習對象。但他自認風格需要個人去摸索和創造，這些年在音樂中的浸淫，使他深感將音樂融入時代中的重要性。「香港比較沒有這種文化的氛圍，但若以普羅大眾都能接受的風格讓聽眾先『走進來』，感受個中美妙，自然就能營造一個環境。」他說：「聽眾是要培養的。」

古典音樂的某些意義在於經典二字，但一味的固守成規並不是打開聽眾耳朵的鑰匙。「要做一個作品，能被現代人真正接受，是需要去照顧這個時代的聽眾習慣，而不能固守成規。」從經典二胡的演奏者，到一種新派的創作者，王德覺得自己的音樂很「現代」。

為了符合現代人的聽眾習慣，王德摸索了不少日子：「我的父親是開創快速二胡技巧的第一人，但是後來，他沒有繼續往這個方向發展，因為他知道二胡是不適合的，這個樂器的氣質不是這樣的。」王德的父親王國潼在二胡方向造詣極深，更研製了改良後的幾款二胡的樣式，其中「方圓二胡」通過改變二胡的傳統規格，使它的音質變得更加渾厚，對於聽者來說，音色更容易被接受，是目前非常普及的一種二胡樣式。傳統的美不會因為進步而消解，反而因為硬件的完善變得錦上添花起來，而王德要做的，則是在「軟件」上的「更新」，讓二胡也能走進「2.0時代」。長期居於香港，王德對這個城市有深厚

的理解：「我寫了很多關於香港的曲目，節奏比較流行、快，這就是香港給我的感受。」

「最特別的是香港的銀龍集團50周年邀請我為他們作首主題曲，我創作的《龍情·濃情》譜寫出了最具代表的香港都市餐廳文化情感，老闆非常喜歡。」以好聽、易拉，具有都市音樂美感以及都市人音樂心理、聽覺需求的樂曲，繼續將都市二胡音樂走進二胡演奏及學習者的音樂生活中，讓大家都享受新藝術帶來的快樂。除教學、演奏外，更希望把他的都市二胡音樂更廣泛的在媒體、娛樂、商業不同範疇中應用。

「都市二胡音樂」之美

雖然自小接受非常規整的科班音樂教授，但他在作曲上絕不讓自己匠氣，「《Feeling》這首曲子，是我在美國芝加哥的演奏會結束後寫出來的，一氣呵成。」王德覺得那個芝加哥的夏天給他寧靜、清新的感覺，希望用二胡拉出這種獨特的、不同於既有印象的氣質，讓聽者從密集的生活節奏中剝離出自己，體味一種反差的、遠離塵世的矛盾美。他的「都市二胡音樂」就是因為其中飽含了他對不同城市、察覺到不同生活氣息的反饋：「你眼前的環境越是亂，越是需要去脫離，不要放棄對美好的追求。」

「我對事物和人的感覺很敏銳，很多事情可以觸發我的靈感。」王德承認自己有這項天賦。正如他所言，越是在高效、快節奏的水泥森林搏殺，越是要柔美、清新的音樂給耳朵做「按摩」，為靈魂洗禮。王德希望聽到他的曲調的人能夠產生共情，他說：「每一首樂曲的創作，都應該和它的背景有關係，比如我寫《岩手夜曲》就是東日本311大地震之後的創作。我在那裡演出，雖然事件已事過境遷，但仍猶見痕跡，我很了解這個地方，創作情感是有真正的感受。」若聽慣了流行樂的現代人會被嚇一跳，這樣的曲子，彷彿就是要帶你去到白雪皚皚的北海道，去到楓葉飄落的紅色香山，去住到星星裡，黑洞裡。

藝術折射時代，早期的二胡樂鮮見快樂的樂曲，但隨着近年來的國樂及古典音樂的年輕化，這領域的新作越來越趨多樣化，富有新意，王德樂見這一變化。

從「都市二胡音樂」獲得心理共鳴

王德熟稔十幾種樂器，鋼琴與指揮造詣也不在話下，對他來說，最重要的是演奏出來的樂曲是否能觸碰到聽者的靈魂。醉心胡琴，因為他認為那悠揚的音質可以演繹出快樂、悲傷甚至撫慰心靈，遼闊的想像空間是他最旨意要帶予聽者的感受。二胡的音色極有辨識力，若是機械地演奏，便只能聽出扁啞的悲愴；若是賦予自己飽滿的情感，便能聽出創作者的心思。王德便是後者。

音樂這藝術無形勝似有形，小小的音符組合在一起形成悅耳旋律，人間疾苦、愛戀全在裡面，千迴百轉。音樂的力量往往叫現代人忽略了，但其實她甚至可以產生一些治癒功能，療癒人心。

日本音樂研究學者菊池英明就讚賞，王德的都市二胡音樂的特徵是：清、雅、柔美、清新等都市文化的高雅格調，此種風格在二胡美學方面是一個創新，它順應了時代發展，提高了二胡音樂的美學格調。同時王德的二胡音樂適合都市人的音樂心理需求，極易獲得心理共鳴，這就是王德創造的都市二胡音樂。

有在專科醫院工作過的醫生表示，王德老師的音樂給人一種愉悅的美感，對於煩躁、抑鬱、失眠的人有治療功能，其代表作是《岩手夜曲》。也有心理醫生說：「聽他的音樂就像心理『按摩』一樣，很有音樂治療意義。」

有音樂評家指出，王德音樂造詣做到兩順，樂曲意境順常人之心，演奏時又非常順手。「王德老師拉得很好，又有創新，演奏具有都市音樂的美感，純淨、柔美、高雅，是『小資』們喜歡的音樂，或說是都市白領、知識分子有生活品味的群體的音樂。從演奏風格上，從作曲手法顯示，王德的音樂和傳統二胡都不一樣了，叫其他演奏家演奏他的作品，拉出來聲音感覺是不一樣。」

音樂最大的魅力在於入耳便能呈現眼前的力量，那種微妙的遐想和景色，都能隨着節奏的流動躍然眼前。

爸爸的話——王國潼教授

1974年10月，我隨中央樂團赴日本訪問演出後，利用休假給兩歲的兒子王德做了一個鐵桶的玩具二胡，讓他在玩耍中開始學習，兩年之後，進入正規的學習。六歲的他在北京少年兒童文藝匯演中獲《良宵》優秀獎，小學四年級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小，在我的指導下由得意門生趙寒陽執教。當時他對學習劉天華二胡曲頗有興趣，曾演奏《苦悶之謳》博得大家的好評。在學習二胡的同時我讓他掌握多種弓弦樂器，先後隨胡琴大師劉明源等多位專家學習板胡、嗩胡、揚琴、京胡，從而豐富了民族民間音樂的素養，為他日後的二胡演奏、教學和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同時又隨著名指揮家徐新、夏飛雲等教授學習指揮。

1990年，王德考獲香港演藝學院獎學金。在演藝學習和任教過程中，曾與各界音樂人、歌手合作，廣泛接觸了流行樂、爵士樂，開拓了藝術視野。他在繼承胡琴傳統音樂風格和廣泛吸收多元化音樂的基礎上，開拓了嶄新的藝術道路，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。

他在二胡創作上受我的影響，從小喜愛音樂創作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我與他合作改編了大量二胡懷舊金曲和二胡小品，先後經人民音樂出版社、上海音樂出版社、北京日報出版社等出版了《二胡金曲集》（上、中、下冊450首），《二胡流行金曲150首》、《二胡小品100首》、《二胡入門》（上、下冊400首）、《二胡經典名曲——廣東音樂篇》等。上述書籍不僅為香港二胡藝術中心的二胡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教材，同時也為海內外二胡教材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。今年王德會在香港、北京、日本推出「王德都市二胡音樂」，也即將於東京出版《王德都市二胡音樂》樂譜及示範演奏CD。

王德認同我的創作理念，注重作品的旋律性、風格性、可聽性。如今他已創作了近200首二胡曲，他的二胡原创作品，風格時尚新穎，旋律優美動聽。近三十年以來，我和他在演出和教學活動中，分別採用自己創作的二胡曲，其風格各異，具有不同特色，頗受海內外青睞與好評。

蔡智恆 愛情小說慢慢來

二十年，十四本書，愛情題材不變，寫作心態不變，台灣作家蔡智恆沿用一貫的語言文字風格，在文學路上一邊慢慢走，一邊欣賞沿途的風景。他並不是清高至視名利如浮雲，而是選擇享受自由寫作的樂趣。「沒有壓力，有點懶散，產量較少，不知長進。」這是蔡智恆對自己的評價和調侃，在永遠讚揚勤奮的時代，也許有點異類，但也正是這種輕鬆的心態，才使歷經二十年的蔡式愛情小說，保持着原本的含蓄清新和俏皮幽默。

從1998年出版的《第一次的親密接觸》，有過百萬銷量，到去年的第十四本書《國語推行員》，單純的愛情和文字得以延續，這也許與他過往在台灣南部的大學從事教職有關。原來他並不會白天教書晚上寫作，而是希望每次只專心做一件事，將寫作的想法留待學校放假時才去完成，全日坐在

電腦前，或思考，或投入創作。「台灣的大學校園很單純，可是我辭去教職已經有三年，不知道下一本書會變成什麼樣子。搞不好我在香港住一陣子，寫出的文字就會變得有些奇怪。」他笑說：「香港的生活節奏很快，好像每個人都急著去哪裡，我都跟不上，每次都被拋在後面。」他還是更喜歡慢節奏的生活，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說辭：「人的生命長度是一定的，你把時間過得慢一點，感覺會活得比較久。當然我並不會故意拖慢事情的節奏，如果距離電影開場還有一分鐘，我也會走很快，但若還有一小時，我會選擇先到處走走逛逛。我的生活，總是處於距離電影開場還有一小時的狀態。」

慶幸「生不逢時」

在蔡智恆發表首篇網絡愛情小說的年代，網絡小說的定義，僅僅是與紙質書籍相對應

的，發表在網絡上的小說。他回憶道：「當時互聯網剛剛興起，我發表小說的BBS也只是純文字界面。我想，能夠接觸網絡的人，應該與傳統的人不一樣。就比如如今今日如果我完全不用手機上網或社交媒體通訊，那我的行為、語言和思考方式也會與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。」現時依然慣用桌面電腦上網的他，認為原生環境對寫作的影響很大。在網絡時代中，因為網絡的關係而創作，所寫的內容也許未必與網絡有關，這就是他所認為的「網絡小說」。

網絡小說的題材，也與環境密不可分，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精彩風景。「一開始是校園題材，因為網絡最先就是在大學校園出現，然後慢慢就會有玄幻題材出現，因為網絡的影響力開始擴散到各個階層。」現時，內地幾個大型原創文學網站經久不衰，也有



■蔡智恆沒有將寫作當成一種職業來經營。

愈來愈多的影視作品都是由網絡小說改編而來，進一步擴大了網絡小說的影響力。蔡智恆是否會感慨自己「生不逢時」？他自述沒有將寫作當成一種職業來經營，沒有什麼規劃，下一本書在哪裡，也是順其自然，「寫作是我個人的事，我希望自己想寫什麼就寫

《國語推行員》

什麼。我沒辦法像專業文字工作者一樣日寫一萬字，這樣來說其實我慶幸自己是『生不逢時』，如果我生在這個時代，應該也會順應現時網絡小說的發展方向，和其他創作者一樣『爆肝』寫作，以求能夠被讀者看到。」

作為網絡文學先驅以及八零後集體回憶創造者的蔡智恆，當然沒有被網絡文學的大潮所遺忘。他透露有文學網站邀自己常駐，自己卻婉拒了。「老實說，我寫不贏現在的『大神級』作者們，甚至差距會很大，這不是小說寫得好不好的問題，而是我不再有很多讀者了。雖然文學網站會幫忙努力推薦我的作品，我卻覺得有點尷尬。」他說得很坦白，神情卻不顯焦慮，在自己的創作節奏中寫得從容。

文：Cynthia